

2309
蓬溪文史資料

PENGXI
WENSHIZILIAO

(第二十四期)



蓬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編
SHENXI WENSHIZILIAO (24) JI

蓬溪文史资料 第25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787×1092毫米1/32 字 数: 10万字

印 数 1—750册

内部资料 蓬文准(96)第012号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印

目 录

胡耀邦同志在川北	张永贵 (1)
川北革大前后	张永贵 (9)
蓬溪农业合作化的历程简述	何世宽 (14)
五十年代初的隆盛小学	刘受益 (18)
征粮剿匪的片断回忆	刘世悌 (27)
村农会二三事	张永贵 (35)
蓬南沙坝子水库上湾渡口 发生特大沉船事故始末	戴泽洪 (40)
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张永显 (42)
蓬溪的农业革命大学	易崇荣 (56)
我在“大跃进”时期的一天一夜	苏知海 (62)
蓬溪中学勤工俭学点滴	薛正顺 (71)
西华农业中学见闻	薛恒渊 (78)
清代四川第一部县志 ——潘之彪《蓬溪县志》	彭静中 (80)
蒋超与蓬溪及《蓬溪县志》	彭静中 (88)
书生意气持政纲 荷戟挥戈战沙场 ——杨作楫事略评述	李朝正 (97)
国势中衰弃官去 文学名垂巴蜀史 ——奚大壮行事著述考核	李朝正 (101)

2037/27

画虎大师张善子任蓬溪盐场知事记略 胡传淮 (110)

县内第一所民建村小

——女儿碑小学兴建始末 周仁均 李文学 (112)

蓬溪的书院知多少 李全民 (117)

有关贾岛史实的补充考证 赖显荣 (123)

从恐惧到无畏

——一等功臣姚昌星的战斗故事 李 夏 (133)

对解放蓬南及平息土匪暴乱的

解放军烈士史实的所见所闻 唐圣刚 (141)

傅茂青传略 苏泽高 (154)

他的政治之举在于敬民安民

——怀念甘书庭同志 廖凯荣 (161)

怀念何域藩老师 岳立言 (166)

赵万华与高坪菜刀 廖凯荣 康应根 (172)

胡耀邦同志在川北

张永贵

解放初，我在川北革大学习期满后，留校担任组织干事。胡耀邦同志系川北行署主任兼川北革大校长。川北革大每期学员结业，他都要给学员作报告。每当重要节日或传达党中央的决策，都能听到耀邦同志的讲话。因此，我们见到他的机会较多，听到他的传闻也多起来。我对他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的许多往事，至今忘记不得。

四川是蒋介石退守的最后据点，特务密集，分散潜伏。败逃的国民党军队涌入四川。散兵游勇与特务相裹胁，变成了政治土匪，号称“九路军”，与暗藏在城市里的特务相勾结，妄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记得川北行署刚成立，来不及新建房屋，暂借住在南充市仪凤街蚕桑中学里。刚进入冬季，行署组织大批缝纫工人为川北革大学员赶制棉衣。可恶的特务分子趁机混入，黑夜里给棉衣淋上煤油。棉衣本是易燃物品，一点即着，真是火上加油，烈焰腾空。虽有值班人员报警，但当消防队队员赶到时，大火早已燃成气候，加以冬季北风呼啸，风助火势，火光冲天，把赶制的冬衣烧个精光，好端端的砖房，变成了断墙颓壁。耀邦同志愤怒已极，责令公安厅尽快查处。终于把暗藏的特务分子挖了出来，全城戒严，废即枪决，初步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可是，残渣余孽作垂死挣扎，串连土匪攻打南充市。派一“老者”装成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样子，到行署报告土

匪进攻的方向在西山。久经战火考验的耀邦同志会同有关人员分析,认为从西山进攻容易、退却难;而东南面有嘉陵江环绕,退却无路;只有北面五凤乡方向地势平坦,进退容易,因此决定重点防御在北面。耀邦同志将计就计,亲自接见“老者”,并热情款待,赠送壹万元(当时尚未币制改革,壹万元相当币改后壹百元)感谢“老者”提供“可靠的情报”。“老者”乐得合不上嘴,自以为行署中计了。耀邦同志还派干部引导他参观市容,住了几天,“老者”要求回去。耀邦同志派小汽车送他出城,让他回去通风报信。果然不出所料,土匪在西面佯攻,重在从北面猛攻。我人民解放军早已严阵以待,土匪一进攻,就陷入我军汪洋大海之中,丢尸扔枪,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确保了南充市的安全。

敌人无孔不入,有的混进了教师队伍。1951年寒假,行署决定组织全川北地区中学教师集中在南充学习,改造思想。川北革大工作人员负责组织学习,我被安排担任保卫干事。开头几天,学习理论,武装头脑,然后联系实际,敞开思想,畅谈自己解放前后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交代个人历史。由耀邦同志在行署大礼堂向全体学员做动员报告。首先肯定大家学习的进步,绝大多数教师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但混进了极少的敌对分子,应当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接着他介绍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西南公安部长、行署公安厅长。他说:个别人在解放前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要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地全部倾出来,痛改前非,有公安部长、厅长作证,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如果执迷不悟,继续与人民为敌,定严惩不贷。最后他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余音久久在行署大礼堂震荡。有严重问题的人非常惊恐,坐立不安,表情异常,引起我们工作人员的注意。中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吃饭去了,只

有我留在办公室值班。突然闯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教师，满眼泪痕，偏偏倒倒，自称是射洪师范学校的教师，姓王，有问题交代。办公室有一张床铺，是我在住。我看他站立不稳的样子，就扶他到床上躺一下。当他刚躺下，我立即意识到枕头下有只手枪。我借给他整理枕头的机会，迅速取出手枪锁在抽屉里。好险啊！吓得我头上直冒冷汗。他交出一张照片。我一看，是他与蒋介石的合影，他着全副武装，佩带指挥刀，满神气的。他还断断续续地说：解放前曾看过毛主席著作。我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并向川北革大教育长郝笑天反映。经分析，解放前蒋介石特批准他看毛主席著作，绝非一般人物，动员他彻底交代。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坦白他是重庆内二警的校长。经过他培训的特务，遍布全川。他还表演化装术给我们看，用手将脸一抹，翻皮杂眼的，变成了与前迥然不同的另一副面孔。接着另一些学员也交代出是CC分子、军统特务，现刑反革命，在学习期间，还向开水管里投毒。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就安排工作人员通宵轮流值班巡逻，确保学员的安全。记得蓬溪县文教科带队的工作人员中，有位姑娘，我照顾她晚上值7—9点钟的第一班，可是她吓得不敢出寝室门，只好由我替她站岗巡逻了。

这次寒假学习，收效很大，基本上弄清了教师队伍。在结业典礼大会上，耀邦同志正式宣布人民教师是国家干部。给每个人发了结业证书，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耀邦同志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非常坚决，而且雷厉风行。“三反”、“五反”开始，由耀邦同志亲自传达毛主席的批示，动员大家检举揭发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当即有人在大会上检举行署的一个汽车司机偷卖汽油。有几个行署的汽车司机抱着同行相帮的旧思想，起哄检举者。耀邦同志当场宣布这种错误行为是

破坏“三反”“五反”运动，立即拘留带头起哄的汽车司机。经过教育，会末由起哄的司机向大会公开检讨，予以释放。

当时查出贪污人民币千元以上者，称为“经济老虎”。既有重大的经济贪污又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的人，称为“双皮老虎”。各部门查出来的“老虎”，统统集中在川北革大三部审查落实。行署公安厅萧光甲同志担任部主任，我是三部工作员。萧主任平易近人，他出街骑自行车，我们出街步行。当他在街上一见到我们，就主动下车跟我们打招呼。他开的小灶伙食，我们是大灶伙食。但他不时下到大厨房，看一看饭菜的质量，尝一尝菜的味道，并严肃地对后勤人员说：伙食必须办好，如果因吃不好而影响了工作，你们要负全部责任。采购员天不亮就出发到乡下去收购猪舌、猪腰、猪肝和蔬菜，当时大灶伙食费每月七元，吃得满好的，我们感到他很关心群众生活，有老八路作风。

萧主任一再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我们任务是做好“三定”工作，即核定材料、定性、定刑。被送来三部的学员，开始总是大哭大叫“冤枉”，闹自杀。弄得我们神经紧张，提心吊胆的。由萧主任给学员作报告，交代党的政策，公开提出要自杀的请到队部去登记。结果谁也没来登记，而且逐渐安定下来了。于是我们一方面外查取证，一方面向本人反复交代党的政策，促使其老实交代问题。凡是本人不承认的材料，继续调查取证，直到本人在事实面前心服口服为止。终于做到本人交代与外查取证的材料相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问题不大，予以恢复工作。记得川北盐务局有个干部，在老解放区叛变出卖同志，杀害了我党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解放初又在盐务局大肆贪污，将贪污款用去支持“九路军”攻打人民政府，受到了应有的严惩。体现了“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走一个坏

人”的政策，也是耀邦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缩影。

耀邦同志做报告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很有说服力。据悉他们定期要研究行署直属机关干部的思想动态，原川北区党委书记赵林同志、行署秦副主任等参加。当有人汇报到个别年轻干部因未提拔而闹情绪时，耀邦同志插话说，翻身了，有了稳定的工作，吃穿不愁，还闹什么情绪！当场秦副主任开玩笑似的说：当然罗，你十七、八岁就提为团级干部了，屁股后面跟着通讯员，还有什么情绪可闹的。根据直属机关干部的思想动态，耀邦同志做了一次报告。先介绍他最初参加革命时是当通讯员，边讲边做抹桌椅、倒开水的动作。接着，他说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比起你们坐办公室差多了，可是我很安心，因为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而已。后来我在革命锻炼中增强了工作能力，完成革命任务出色，组织上就委我以重任，共产党是最重视人才的。我党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我们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当官做老爷，只有老老实实把本职工作搞好，坚持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干，表现出非凡的才干，组织上是看得到的。如果你没有才干，给个领导你当，你也干不好，还得下来。干好革命工作的前提条件，要心里装着人民，不要光想着自己；要坚决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要徇私舞弊；在工作中要勤动脑筋，想办法，我们要学习猴子，猴子体积小，在求生存的劳动中肯动脑筋，就变得聪明起来，终于演变成人；猪的体积大，吃了就睡，不肯动脑筋，当人们提着耳朵杀它，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显得很笨。只要工作中肯动脑筋，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能不断增长才干，组织上就会重用你。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有德才的杰出人才越多，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得越快，这岂不是更好吗？

有一次，他给川北革大结业学员做报告，我坐在前面，看到他从后台走出来，坐在条桌旁，从身上掏出个纸烟盒，就在上面草拟讲话提纲。接着他拿着麦克风说：你们毕业出去，要解决三坨红苕抬颗米的问题。我感到很新奇。他又说，川北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经济很落后，人民过着很穷的苦日子。茅草篷篷篱笆门，包谷馍馍哽死人。连吃顿米饭都很困难，三坨红苕抬颗米，穿筋筋，挂绾绾，鹑衣百结。可是你们住在砖房里，天天白馒头，白米饭，还要打牙祭。老百姓说你们是：干部干部，穿着马裤，走起路来，四方八步。悠闲得很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你们毕业出去为人民服务，首先要解决三坨红苕抬颗米的问题，使老百姓有米饭吃，有衣穿。解放了，连这个起码的生活问题都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便是一句空话。他最后询问大家：你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齐声回答：“能”。耀邦同志满意地笑了。会后我听到学员们议论说：听了这个报告还不解决思想问题，应该送去劳改三个月。足以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的确生动感人。

耀邦同志非常关心群众的文体生活，行署各厅局经常举行篮球友谊赛，球场四周围满观众，给球员们加油鼓劲，一片生气蓬勃。耀邦同志喜欢打网球，来回奔波，轻捷矫健，左右开弓，挥拍自如。解放初，各单位均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提倡跳国际舞。当时耀邦同志也不会，他却身体力行，端着藤椅学练步。当然，我们有上级派员来教，我们学会了，每天文体活动时间，把学员集中起来，排成队，由我们一步一步地教学员。每星期六晚上，都要举行舞会，个个跳得满面通红，青春焕发，真正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川北革大完全是战时编制，下属有个文工团，文工团下面有个京剧队。他们白天在革大一部排练，演的是《李自成在北京四十天》，其目的在于教育干部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轻敌，贪图享受，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要我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共产主义的胜利。京剧队后来发展成川北京剧团，耀邦同志还用叁佰元人民币一月的高薪，从武汉聘来著名旦角，唱腔圆润，委婉动听。后来四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逐次欢送每个厅局走，都要照例举行京剧晚会，送戏票到各单位。不少同志不喜欢京剧，说什么咿咿呀呀的，听不懂。我都乐意去，看得多了，也就听得懂了，而且成了京剧迷。

1952年，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行署打算为他举行欢送会。他在一次集会上婉言谢绝说：调动工作是正常的事，寻常的事，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你们一开欢送会，我可要犯错误啦！

胡耀邦同志早已离开川北了，而且已经作古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崇高精神、伟大形象仍然留在我的心里。每当从报刊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我总是仔细阅读，甚至不厌其烦地再读，似乎想从中找到点我所需要的东西，大概聊以慰藉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吧！

(1996年3月12日)

注：张永贵系蓬溪县群利镇人。生于1930年8月，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5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北革大、四川省第二行政干部学校组织干事兼理论辅导员，蓬莱中

学、绵阳南山中学校教工会主席，中国工程师物理研究院中学教导主任、教研室主任、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曾在《绵阳教育》曙光工学院校刊《科技与教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六篇，曾主办过《朝晖教研》刊物。现已退休，居中物院成都干休所。

川北革大前后

张永贵

川北行署成立，川北革大也就随之诞生了。川北革命大学的校歌、校风和编制，均是继承抗大、军政大学的传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川北革大的校风。可以说川北革大的前身就是抗大和军政大学。

川北革大的校长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兼任，由川北革大教育长郝笑天、苏黎等同志负责实际工作。院部设组织处、教务处、总务处、医院、文工团。文工团下属分话剧队、京剧队、歌舞队。院部下分川北革大一部、二部、三部。院部和一部设在南充市仪风街，二部设在南充市人民公园对面，三部在南充市河边街附近。每个部有学员约千人左右，设部主任，下分组织服务股、教育股、总务股，再下面就是队部了。队部系基层单位，每个队部有学员120名左右。队部负责人的下属便是组织干事和宣教干事，直接负责学员的政审和政治思想教育，院部的培训计划，主要靠队部贯彻实施，完成计划。

1952年以前，学员是经各县人民政府从城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考试，选拔到川北革大学习的。学员到革大报到注册，就算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也就是国家干部了。衣、食、住由国家供给，每月还发给学员零用钱伍佰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伍元，可以买一双布鞋。

学习内容和方式，先集体听大报告，然后分学习小组讨论。

没有教室,也没有课桌,每个学员发个小方竹凳,听报告或小组讨论均自带小竹凳,坐在一起就成了。也没有报告厅,是在宽敞的大坝里搭成的简易篷子,可以遮雨和阳光,周围无墙,通风好,光线充足,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边听报告边记录,由队部布置题目讨论。

第一课是“劳动创造了人”。在小组讨论中,学员们对猿猴在求生存的劳动中,逐步演变成人的理论感到很新鲜,发言很热烈。有学员提出:既然人是由猿猴演变来的,猿猴有尾巴,人却没有尾巴,尾到哪里去了?大家对此争论不休,各抒己见。还有人提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等等。下组指导我们讨论的宣教干事雷文喜同志,对会上提出和争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使认识基本得到统一。这些讨论,实质上是对我们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第二课是教学毛泽东同志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落后,国民政府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学员多数来自劳动人民的家庭,对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深恶痛绝,大家骂他为蒋该死。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才便于它掠夺剥削,因此向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既然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就得对党忠诚老实,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并写出“个人总结”,交组织上存档,也就是政审,建立个人档案了。

第三课,学习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进行民主教育。先各自谈自己的优点缺点,然后本组同学提补充意见,进行得很认真。在此基础上,进行不记名投票选举队部学委会成员。经

过三投票，我被选为队部学委会学习委员。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民主。

第四课，教学毛主席著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时已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学员之间比较了解，在受训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由队部工作人员两人介绍，（其中一名必须是共产党员，），申请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革大一部那批学员中第一个批准入团，张贴喜报，开大会当众举行入团宣誓仪式，非常隆重。同学们投以羡慕眼光，跑来向我祝贺。我感到非常光荣。团支部还特地组织我们步行到西山陈寿读书台过组织生活。

在学习期间，定期到乡间参加生产劳动。我们曾到罗瑞卿大将的家乡南充五凤乡去抗旱保苗。烈日当空，热浪袭人，土地干坼，头晒脚烫，挥汗如雨。我刚从农村来，劳动习惯犹存，用粪桶挑满河水，甩脚甩手，行走如风。女同志舀水灌苗，看到我的劳动劲头，很是佩服。插秧季节还组织我们到附近农村，帮助农民插秧。凡是伙食团烧煤、做饭用的米和面粉，都由学员去肩挑共抬运回来。总之使大家经常受到体力劳动的锻炼，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我们基本上过的军事化生活。晚上要轮流持枪站岗放哨，晨操跑步。凡是集合整队，都要唱校歌“长江之滨，集合着一群，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开大会前，各队部的学员都成了拉拉队。如“三队歌儿多，快请唱一个！”如果稍迟未唱，又齐声大喊：“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怩怩为哪样？”逼使对方唱歌。形成互拉互唱的场面，歌声此起彼伏，煞是热烈。每当宣布大会报告开始，全体便鸦雀无声了。课外活动时间，大家跳“找朋友”的友谊舞，刚从农村来的学员，封建意识浓厚，还不好意思

思拉女同志的手;腰鼓队的成员练习打腰鼓,可以打出十几种花样;课外活动也是篮球比赛的最好时间,队部之间开展篮球友谊赛,球场周围站满观众。每个学员都参加各自喜爱的活动,呈现出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晚上看文工团演出,如歌剧《刘胡兰》、歌舞剧《白毛女》、京剧《李自成在北京四十天》、《打鱼杀家》、《三岔口》等,或者在场坝里看露天电影,都是黑白片如《钢铁战士》,当看苏联电影《党证》时,有男女接吻的场面,刚从农村来的女青年羞得“哇”的一声,急忙用双手把脸蒙住,不敢看下去。

每期学员,一般学习受训三个月就算结业了。由校长胡耀邦同志做报告半天,算是结业典礼了。接着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优秀的,留革大,或充实地、县党政机关,多数分配到各县区乡担任征粮、减租退押、土改等工作人员。我有幸留革大担任组织干事,1951年12月中旬召开川北区第四次各界代表大会,我被抽调去大会秘书处担任组织干事,有机会见到许多知名人士如裴昌会、伍非伯等。

每培训完一期,先以队部为单位进行工作总结。我是组织干事,领导指定我写工作总结。我从来没写过,写起来很困难。写成初稿,在队部念给大家听,提了不少修改和补充意见,再写,往往要反复修改三遍,方能勉强在队部通过,憋得我够呛,其目的在于培养提高我的工作能力。然后在一部全体会议上汇报,总结出政治思想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再到院部大会上交流经验,对我们的确有很大的提高。休整一些时间,再接受新任务,培训下一期。

1953年,川西、川北、川东、川南四个行署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北革大于1953年元月更名为“四川省第二行政干部

学校”。校址从仪凤街迁到五星公园电影院对面的八一大楼和原中共川北区党校的旧址。阎红彦同志担任校长，原教育长苏黎同志调四川师范学院，郝笑天负责四川省第二行政干校的实际工作，定期乘专车到成都向校长汇报工作。一般工作人员和机构编制均未变，只是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有改变。培训的对象，一是各地、县政府机关比较年轻的在职干部，包括县科局长在内；二是中学教师。第二行政干校管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四川师医学院负责各学科的业务培训。

政治教学内容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教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时学员们对共产主义理解非常抽象、非常幼稚。只知生产力高度发展、各取所需，人人能坐汽车、乘飞机，体力劳动大大减少，主要是脑力劳动，发展高科技。学院就引导学员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方面去理解共产主义。

1955年夏天，高等学校招生，生源不够，国家号召年轻的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积极响应号召报考高校，幸被录取到大学本科带薪学习，也就是调干生了。因此，我离开了四川省第二行政干部学校。至今相隔四十多年了，不时还回忆起在一块工作的同志，但不知他们在哪里！特别是革命大学的革命风气，更使我记忆犹新。我希望把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世代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才能使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

(1996年5月)